一位永远可敬可亲可爱的师长

认识彭老师，是在28年前，他是老师，我是学生，他在讲堂上面生动幽默，滔滔侃侃，我在下面津津有味，默默聆听。八九年从哥大进修回国，他教遗传学，深入浅出，讲课风格令人耳目一新。老师时常踱步，时而一屁股跃上讲台。或者冷不丁地丢几个粉笔头给瞌睡点头的同学，然后爽朗大笑，像个孩子。时常模仿《遗传学》课本作者及权威的刘祖洞，和他浓郁的宁波方言。有时又叉开到在美的学习生活，偶而也会笑评两句时政。像是一股新风，在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，彭老师无疑是独领新生的，可亲、可敬、平易、知识渊博，口才极好，遗传学也成了我大学为数不多学得还行的课程。除此，一手好的粉笔字像是书法表演；中气十足，饱满磁性的声音，仍在耳旁。

第一次私人接触是那年暑假，我留校补习托福，碰到彭老师，满心疑虑地问，像我这样一个成绩一般的人，在美国能生存吗？他笑答，在美国什么样的人都能活，能拼的活得更好，你要相信自己的潜能。然后悄悄地说，＂我成绩也一般，咱们美国见！”。知道他爱说笑，可对我是莫大鼓励。

几年后再见彭老师，是在他康州的家里，他把我们几个同班同学邀请到家里聚会。撇开他老师及事业执着的一面，惊讶地发现他还是一个极其热爱生活，豁达乐观，多才多艺的长者。他和师母非常热情，把我们几个学生邀请来多次，就像是对待自己的孩子。彭老师做得一手好菜，每次那一桌绝活，比任何一个中餐馆强多了，而且时常翻新。书桌上玻璃扳下及墙上挂着的钢笔书法简直就是字贴。家里屋外的花草蔬菜郁郁葱葱。参加华人合唱团，连一百迈外我们村的合唱队员都认识他。喜欢摄影，钻研器材和拍摄，拍过不少佳作，我俩在电话中聊摄影能聊到手软。最难忘酒过三巡后，彭老师便妙语连珠，笑料不断，再然后沙发上一靠，鼾声如雷。如此开心快意，如此豪迈人生，让我常想生活就该如此。为人为师为友，可敬可亲，人生楷模也。

记得第一次见彭老师，他在给我们的第一节课介绍自己，姓彭，彭大将军的彭，名先步，因为笨，所以先飞先行。多年后才明白，聪慧之人如我师先步，略示世人于拙，一生尽情尽兴于所爱，无悔无憾，大智也。

惊闻老师因病离世，六十有八，痛惜之余，却是满满温馨回忆。老师不幸先步先行，您一路走好，学生隔空叩首，当永生追随。

---谨代表南师大八七生物系同学，沉痛悼念彭先步老师，一位永远可敬可亲可爱的师长。

学生杨曦东，二零一七年七月于波士顿。